

河東先生集

河東先生
集十六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舊鈔本

一氣為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虛吸消長為晝夜為寒暑為變化為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斡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為神也人之道不達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為德為教為慈愛為威嚴為賞罰為法度為立功為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孔周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為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得共九十六首編成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咸平三年夏五月己亥門人

張景述

河東先生集目錄



卷一

默書



名系

字說

續師說

海說

應責

卷二

東郊野夫傳

補亡先生傳

韓文公雙鳥詩解

楊子劇秦美新解

卷三

漢史楊雄傳論

太甲誅伊尹論

李守節忠孝論

代王昭君謝漢帝疏

重修孔子廟垣疏

卷四

潤州重修文宣王廟碑文

時鑑

玄風峒銘

延齡寺新堂銘

湘漓二水說

來賢亭記

龍興寺新修殿壁記

卷五

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

第二書 第三書 第四書

與張負外書

與范負外書

答梁拾遺改名書

卷六

答陳昭華書

答臧丙第一書 第二書 第三書

代長兄閑上王舍人書

上符興州書

上王太保書

卷七

上賓僖察判書 第二書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上主司李學士書

請家兄明法改科書

報弟仲甫書

卷八

與起居舍人趙晟書

上盧學士書

上參政呂給事書

上史館相公書

與河北都轉運樊諫議書

與鄭景宗書

上郭太傅書

卷九

與司諫劉昌言書

與朗州李巨源諫議書

與李宗諤秀才書

與韓洎秀才書

再與韓洎書

與任唐徵書

卷十

在滁州上陳情表

知邠州上陳情表

上言時政表

乞駕幸表

奏幸宜表

卷十一

皮子文藪序

五峯集序

昌黎集後序

送臧夢壽序

送陳昭華序

送李憲序

送陳說序

卷十二

送高執下第序

送姜涉序

贈趙植彈琴序

送馬應昌序

送任唐徵序

送仲甫序

送高銳赴舉序

卷十三

祭知滁州孟太師文

大師元諱自寫真贊

真贊

五箴

袁姬哀詞

贈夢英詩

諷虞嬪詩

贈諸進士詩

卷十四

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秘書少監柳公墓

志銘

宋故贈大理評事柳公墓志銘

宋故積夫人墓志銘

宋故河東郡柳公墓志銘

宋故前攝大名府戶曹參軍柳公墓志銘

宋故昭義軍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柳君墓

宋故朝奉郎守太子左贊善大夫河東郡柳君

墓志銘

宋故柳先生墓志銘

卷十五

宋故左屯衛大將軍樂安郡侯孫公墓志銘

宋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贈侍中孟公墓

志銘

宋故中大夫左補闕致仕高公墓志銘

宋故河南府戶部縣令太原王公墓志銘

宋故和州團使李公墓志銘

卷十六

故如京使柳公行狀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門人張景編

默書

昔先生將沒而遺此書也蓋得之於心記之於言言雖有句句未成章或前或後皆離其辭豈貫其義景乃緝而聯之名曰默書其言淵深而宏大非上智不能窺其極嗚呼先生以數年之磨堅而著之後必有默而觀之默而行之者默之義遠矣哉凡六百二十言

夫有命有性有性有情得其性理之靜至靜至樂至動至憂至常忘機至樂忘寧求有于無無不有也求無於有有其無也無為無所為萬物熙熙有道有治道萬物擾擾儒之為教防亂也為功惟深所立固也作事能長所居安也天地之道生死者也晝夜之道動靜者也易言其大也知大者王知小者止而夏多也西秋先也故聖人用時小人用物君子用道小人用機良賢之家其無亡也善藝之家其無昌也物久即弊事久即廢善久必揚惡久必亡謙失之守守失之侵侵失之陷陷失之亂亂失之除除失之絕小惡不殺大惡必生小善不獎大善不成小道不用大道

不行終身為其善君子不足也一日為其惡小人有餘也善亦不足爭亦不足怨亦不足愛亦不足天下之害不足為大有不足而與之足成吾所教忿賜半恩悅仇饒寬求大與小卒終無笑求小與大望仇而拜家無母半無戶國無臣半無人陰言其惡陽言其善臣道也公與之罰私與之賞君道也欺生所信密漏所親作者默而若畏知也眾美詢焉眾惡察焉上疑下欺君臣乃離有道以民用刑無道以身用刑怨也物性急其散疾物性緩其強半剛而細無不利柔而大莫能敗遲速通時萬事以宜示弱者必強示強者必弱有能者為無能亦有能也無能者為有能亦無能也兵惟力勝智懦惟言多行怯死無勝怯學無成兵敗如鼠兵勝如虎進若決河止若斷柯以死遁死為霸之事馳亂駐也思亂心也解人患在深解已患在淺極弊多功極危多德責之不及寧若救之不及也責失其心救得其心民無所役君為之役物無大焉所近必狎宰膳嗜也終所私也甘奪其味貪者不死非朝不華衣非宴不多味君子也民有四馬秀豪姦貪物從類聚善惡成焉南文尚訟北武尚殺非大極異為史不書行異無疑謂所奇也觀異有思知

所違也

名系并序 與進士高本也

進士高生學慕韓愈氏為文名曰愈開重惜生難得也作名系一篇貽之

姓以辨其族者也名以別其身者也有善惡乃有憎愛以是親疎益聞矣噫慕彼之賢名彼之名與其不慕也庶可矣與其為道也異哉名彼之名稱之不若如彼之賢已有之古之賢者同其道愚者亦同其道非其稱名同於身也舜不同堯之名放勳得如堯禹不同舜之名重華得如舜湯與文王武王亦不同名也孔子同周公之道不同名為旦也孟軻不名之丘楊雄亦不名之曰丘與軻也韓愈之于儒可謂專也已矣亦不名曰丘軻雄也止名之曰愈矣此數聖賢人者皆不同名而世皆謂之大聖賢人也則同矣豈在稱己之身同其名字乎若桀名放勳得為堯乎紂名重華文命得為舜乎魯黎霍三叔名之旦得為魯周公乎使桓魋名丘七十子肯為師乎名身之名非有善與惡也同賢愚人之為道斯乃善惡也王丘名丘不為孔丘也劉軻名軻不為孟軻也況後其時而生乎學其道而師乎忍可名其名字已乎司馬長卿

慕蘭相如之為人名曰相如果與蘭相如為同乎為不同乎嗚呼古今人是亦惑之甚矣李昇之臣名齊丘者為當時之人頗罪之也不師其為道不學其為人各其名于己之身尚可矣斯謂不之知者也苟師其道學其人故名其名於己之身安可為是乎己之賢己之材勝乎彼之賢彼之材善則善矣安在須名彼之名即方為善乎苟己之賢己之材不若於彼之賢彼之材名同而何益乎名古人之名者時亦多矣其人也居世立身果善者耶泛泛然視與息者耳譬猶賢愚皆曰人豈足怪哉開始慕韓愈氏為文章名為肩愈後乃釋然惜其非也改之人於道罕得同日而為者必有先後耳先者知之告于後者古人之道也聖人作經籍以至書傳記錄存于簡冊皆告于後之人者也同其時見其人言其言亦告之者也知而不告之非君子也非古人之道也

字說

邕和其至也以世上之為大賢人之德殿太史公胡繼周樂焦生之好學慨然異夫時之後進者名生曰邕至道三年來自京師邕文章外通誦六經諸史百氏之言請字於邕字之云世和世和邕之義也大

塊之間物順於理和也物不順於理何有於和哉天地和則風雨雪霜以時陰陽節序不忒草木昆蟲咸若稼穡榮盛乃豐不和即日月星辰錯亂山岳河海崩竭饑饉疫疠相臻寒燠晦明失候君臣和即邦國郡縣以理兵民官吏盡誠戎狄蠻夷來賓禮樂刑賞無濫不和即姦邪忠正淆混文物聲名紊亂諒佞誅戮大興杜稷宗廟是憂父子和孝慈生兄弟和友愛成夫婦和室家平朋友和信義行味之和食之安聲之和聽之樂色之和視之親言之和聞之悅動以和遂其事居以和睦其鄰惟善從和而生惟不善從不和而作以和取之猶不取以和與之猶不與惟和其難也惟不和其易也君子能其難也久而尤節之懼變生焉小人能其易也暫而尤忘之善惡行焉嗚呼是和其可小哉太史公名生為邕寧無念也聞字生以和寧異思也今天子新即位紹二聖遺烈世將用邕和也邕其和諸世也聞愛生之為人作字說遺焉

續師說 有序

昌黎先生作師說亦極言於時也謂夫今之士大夫其智反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噫可悲乎誠哉尚其能實乎事而未原盡其情乎故後其辭而作續師

說云

師之所以為道也皆可就而學矣上之人資以發乎性也中之人導而使本其善絕其不善也下之人雖至愚也猶勝乎不聞而果溺其惡矣况其人之賢愚性實一也幼混而然豈能自殊也迨長而成分矣吾何以是而言哉以夫孔子之門人其大也三千其博也六萬未必皆其上智矣中豈無其下者耶其所以不流于惡而悉為善以其訓習之故也苟悉上智也何獨七十子是稱哉謂夫設有不善者今而不聞也即有之當肯昔為蔽匿乎聖賢其何純焉蓋師之益于人良是矣乃吾言賢愚之性無殊焉在乎師與不師也故所以世不可棄其師人不可定其性師存而惡可移師亡雖善不能遽明也天之生人賢愚也造化之道矣吾謂若然者師可教而能易之力其與造化敵乎何可輕其師哉今世之人不聞從師也善所以不及于古惡乃有過之者而復日新焉雖師教之不傳猶能萬一其有善者賴古書之存得而見之若是也將亡之即奈何乎學而為心與古異也古之學者從師以專其道今之學者自習以苟其祿焉得其與古不異也古之以道學為心也曰吾學其在求

仁義禮樂歟大之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師吾不達矣去而是以皆從師焉今之以祿學為心也曰吾學其在求王公卿士歟大之以蕃其族小之以貴其身曰何師之有焉苟一藝之習已也聲勢以助之趨競以成之孰不然乎去而是以不必從于師矣古之志為學也不期利于道則不學矣今之志為學也不期利于身則不學矣捨是則農工商工之心為也與其朋共言之必曰吾何時其出矣仕遂吾身也彼之坐者亦曰然上位之人誘下也則亦曰善從於世善附于人俟取其祿位而來餘懷無為己所知也嗚呼舉天下而孰見從師與專道者矣斯不足貴也若是師之于今何能得于世哉吁人之不識其利也愚甚乎苟今能從于師則已迨夫古人矣而復慕彼聖賢之經傳廣而在于道也不其易于力而速其神乎安古人之從師能若干今人之從師也斯皆莫有赴而識之者時或背塗而遠走之豈不可惜也哉斯乃非夫師之不行于人蓋夫人之自不幸其己者也

海託

夏禹理水東入于海百川會流混波而注能納是水者謂乎處下也雖處下也且水注其內自古至今無

暫息焉固有盈而溢之時也既不聞有盈而溢之其水是歸何地也夏禹既能理之必能知之矣所以不言者陰陽運化之道自然徃復也歷代言之者多矣皆不究其本訛亂其辭或言納于尾閭矣或言注于大荒之中矣其餘言者不復正其所說且言尾閭者是昇射落之日也落之為石其大千里矣熾其質故能滲納其水焉且言注于大荒之中者言大荒之中有天臺之山有不勾之山有融天之山海水或東入焉或南入焉或北入焉以予言之皆非也言尾閭能滲納其水者以其炎熾也且物有燃之于火炎熾極焉以水沃之不過一二即冰然不復能滲納水矣且海自古已來積聚之水多矣若尾閭能滲納其水豈至今炎熾乎以海沃之固亦水矣物之情與人之情豈遠哉尾閭苟不水而能滲納其水即必有物于今常燃之矣未知燃尾閭者用何物耳予是知尾閭之說虛誕也其言海水入于大荒之中山也是大荒之山內別有納水之地未知其水竟在于何也若有納水之地亦與此同海矣豈此不能納而彼能納之也其說亦以誣矣予以為天地若人之身江河若人之血人身之有血常會于腦會而後散歸于四支之中

苟會于膠積而不散即卒成疾矣疾成于內人亦殞其命也運而不竭是能動轉手足變易神氣為物之靈也為命之固也江河于天地之間亦若是耳流會于海復入于土散乎四維居地之下使地能厚載萬物者以水扶之也且掘地逾于尋丈則必有泉涌而出矣以是而言豈不然乎苟若會流于海無所散入則氾濫天地墊溺生聚安足勝也是知百川之朝于海不能納而涸之也亦復循環天地之中東而復西南北從矣陰陽運化理在于此又天地之氣結為山

融為川結為山者古有所定大小高卑名數無所改易融為川者則流而不止浩々奔涌豈融為川者即往而忘反結為山者凝而能定之乎苟結而無定則曰大其形偏天地矣豈有九州乎豈有萬物乎是水其天地之半山其天地之半也今之人民何其處焉是知結為山者古今定矣融為川者古今亦定矣又或言海有大魚曰鯨身橫于海之中朝出其穴海乃潮焉暮入其穴海亦潮焉鯨之出入有節故潮之朝暮有期此之說雖之出入能致海有潮之進退也是其穴與海相伴也未知海之何地乃能容是穴也又為虛誕甚矣予以水者凝陰之氣所成也大凡陰陽

之氣皆自下而升乎上日出而陽盛日入而陰勝夫旦之有潮以其陽氣發于地中陰氣上散水以陽逼之故從陰氣以溢乃朝有潮焉夕之有潮以其陰氣發于地中陽氣上散水以陰扶之故從陽氣以浮乃暮有潮焉此之數說於海者皆不可闕於人也然說於此者未必彼非而我非是彼虛而我實以情測之以理究之即我之說為當矣慮其好迂怪之徒泯絕吾言故著其辭以廣于我之徒也

應責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則子胡能食于粟米乎帛安于絮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尚之執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抑子應之曰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々于富貴私費於己之身也將以匡々於仁義公行于古之道也已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披其人

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
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至公者也是吾
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恤草野位不及身將以言
化于人胡從于吾矣故吾著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
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為古文古文者
非在辭澁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
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
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
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
文也安可密教于民哉亦自愧於心矣故行古人之
道又類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執
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
於宮中衆豈曰絲竹之音也則以金石而聽之矣食
乎粟衣乎帛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於吾非吾不
幸也是衆人之不幸也吾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
幸乎縱吾窮餓而死即死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
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
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于我
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為我
罪人乎

河東先生集卷第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門人張景編

東郊野夫傳

東郊野夫，名愈者也。紹先者字也，不云其族氏者，姓在中也。家于魏，居鄰其郭之門左，故曰東郊也。從而自號之，故曰野夫也。或曰：子邑處而曰郊，士流而曰野，無乃失乎？野夫對曰：吾以為郊子以為邑矣。吾以為野子以為士矣。吾寧知郊不為邑，士不為野，是果能質其名之在哉？苟不果，吾斯不失矣。野夫居于家，則稱曰東郊；出于族，則稱曰魏郊。以別內外之異也。野夫性渾然，樸而不滯，淳而不昧，柔知其進，剛識其退。推之以前，不難其行；揖之于後，不忿其勇。求者雖仇而不拒，去者雖親而不追。大抵取人之長，棄人之短，利不能誘，禍不能惧。晦乎若無心，茫乎若無身。不以天地之大，獨為大；不以日月之明，獨為明。風雷不疾其變，嶽瀆不險其固。人莫之識也，與其交者無可否，無疑，忘賢愚，貴賤視其有分久與之往還，蓋見深厚，或持其無賴之心者，謂其真若鄙，愚人也。即事以欺之，復有以一得便再以其二三而謀從計其利。雖後已，或自賊野夫與始亦無暫異，竟不言之，然終

未有能出其度內者。父兄有以誨而勉之，野夫啞爾笑而對曰：小兒輩徒勞耳。吾嘗捕虎于穴，挾其門以利刃，彼于內雖奮躍，萬變奈吾當爾。溢之既乎，矧若類之幾哉？或有賔自遠方，至即傾產以待之，遽與之宴笑，賓處無少間矣。父兄有曰：汝胡爾為也？一何太踈易乎？殊不察其彼之人為若是，無乃不可乎？野夫曰：彼人身吾人身，又何間哉？且天地之中，孰有內外也？四海之人，皆我之親也。已苟有所分別，雖父母兄弟，果肯不以他心待之乎？已苟無所間于人，即執忠間于吾乎？父兄以為然，賓既告，遂即解衣質錢以責之。或貧餓於時，有若可哀者，雖食減口以遺，恐恐然猶慮不得與之。久濟矣，不虞其已之反困也。或曰：子居貧賤而務施仁義，司馬氏之所譏也。野夫對曰：吁哉！君子計人之急，盡謀已乎？當貧賤而能施諸仁義，斯所難也。當貴富而特施之，即執不為能乎？且司馬氏蓋異其君子者耳，所以著書而多難于夫子之旨焉。或退處士而進姦雄，或先黃老而後六經，蓋例若此也。吾所恥耳。或有信仇相忿者，野夫曰：汝來前，何故深憾乎？且汝謀彼以復怨，彼作報以圖爾，兩禍不泯，循環然將何止也？汝無恨他人之不我善，蓋自

不能善于人而汝苟周於人即何有不汝置美乎汝見盜之為行乎其為燬賊汚惡雖父母亦不能容所反有同類而相感者尚皆殞身拒害有以甘心為父之終始也蓋無他能感彼心以盡我誠也盜之猶若是矧汝輩皆良民乎快勿若此也仇聞之者或相解去焉野夫家苦貧無繼夕之糧無暇時之服年始十五六學為章句越明年趙先生指以韓文野夫遂家得而誦讀之當是時天下無言古者野夫復以其幼而莫有與同其好者焉但朝暮不釋于手日漸自解之先大夫見其酷嗜此書任其所為亦不責可不可于時矣迨年幾冠先大夫以稱諱野夫深得其韓文之要妙下筆析學其為文諸父有子故里浮屠復治室者令野夫為記以試之野夫時卧疾中懷其言眷望笑一旦微燧墨于病榻出辭以作之文無點竄而成家人以為異事遂騰聞于外之好事者咸曰不可當矣復有怒而笑之者曰痴妄兒言時我獨復其古家何忘容乎晤之談大偏于人口矣諸父兄聞之恨其實不譽于時也誠以從俗為急務野夫略不動意蓋聖古心惟謹孔孟荀揚王韓以為企鵲咸以為得狂疾矣後日有制作出于時衆或有下之者乾德戊

辰中遂著東郊書百篇大以機譎為尚功將餘半一旦悉出焚之曰先師所不許者也吾本習經耳反雜家流乎衆聞之益不可謂測度矣厚以化俗為意焉凡所與往還者悉歸其指詔亦以為斬確之徒也捧書讀益者咸云韓之下二百年今有子矣野夫每報之曰不敢避是顧盡力焉或曰子無害其謙之光乎對曰當仁而不讓者正在此矣或問退之于學優劣野夫曰文近而道不同或人不論野夫曰吾祖多擇氏予以不追韓也聞竇初又著東郊野史傳九十篇或曰子何以作野史對曰野夫之所職也或曰何謂野史對曰在其國史之外不書者吾書為野史也或曰子于司馬氏班氏范氏三家何如也對曰司馬氏陳略而該辯泛亂而宏遠班氏辭雅而典正奇簡而採摘下乎范氏不追二家也多俗氣矣吾之所述居二家之良者或曰特何用乎對曰用之即有用于世否雖先師之書為長物耳用不用在于世吾何知哉野夫以古之人不能究天地之真海之容納經之所出乃作天辨海說經解三篇大能披其事而證其非昔賢之所不能及者也而所著文章典韓漸異取六經以為式或曰子何始尚而今棄之對曰孟荀揚

韓聖人之徒也將升先師之堂入乎室必由之未能者或取一家以往可及矣吾以是耳汝輩有能如吾可至矣野夫時年始二十有四後二年別立傳以書焉號曰補亡先生也

論曰東郊野夫謂其肩斯樂古道也謂其紹斯尚祖德也退之大于子厚故以名焉子厚次之故以字焉復以其同時而出同道而行今取之僭信得其美觀其文章行事烈然統二公也不為過矣

補亡先生傳

補亡先生膺號東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也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己耳庶幾吾欲達于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己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

未悟者衆患以爲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數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藁若書他人之辭其敘述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繼後強健以成之亦心竟若負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于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唐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身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子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身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滿幅之紙古謂其中箱之者亦不過一葉以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者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先典

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于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于東方可觀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揮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于經者也所以于補亡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纂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為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強己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與若玄之是筴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下筆又慮與韓犯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讀中說歎曰後之夫子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

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竟辭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非可與伍范詩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先生能敦復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闢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釋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刪韓以其將求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聞寶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

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虛位使歷代諸君子徒念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